

# 拼凑的服务

## 如何满足英格兰和威尔士受害者和幸存者的需求

### 鸣谢

感谢为这项研究做出贡献的成千上万个家庭虐待受害者和幸存者，以及数百家家庭虐待的专业援助服务和委托机构。特别感谢那些通过访谈和焦点小组深入反映他们在获得支持方面的体验的人，以及您对于在对家庭虐待做出反应时应该有哪些改进方面的建议和推荐。

如果没有家庭虐待组织专业的支持，这个研究是不可能的。这些组织促进了我们与受害者和幸存者的接触。特别感谢 Imkaan, Us Too 和 Action for Real Change, the Divas, Respect, Sign Health, The Naz and Matt Foundation, Kanlungan, Sign Health, CHADD 以及 Barnardo' s。

感谢 TONIC 在对调查收集到的数据进行编码和清理方面所做的工作，还必须感谢 Catch Impact 的 Lindsay Hodgson 提供的宝贵支持、建议和复杂的数据分析。

*“这是一种邮编抽奖：你居住的地区决定了你是否能就家庭虐待得到良好的服务。”*

## 简介

长期以来，受害者和幸存者在应对家庭虐待时首当其冲地受到“邮编抽奖”的影响，被迫在拼凑的服务中尽量寻找方向。尽管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在我们正确地提高了我们对家庭虐待这一公共卫生危机的认识和应对的过程中，仍难以满足不断增长的需求。虽然结束家庭虐待的责任必须由施虐者承担，但我们必须认识到，与此同时，过去一年有超过 230 万人受到家庭虐待，他们需要获得支持和帮助。

简言之，受害者和幸存者寻求安全、应对和从虐待中恢复所需的专业支持无法满足这一需求。对于在获得支持上面临最大障碍的少数族裔社区的受害者和幸存者来说，情况更加复杂，尽管“by and for（由受害人的社区为他们自己提供的服务）”专业组织最能满足他们的需求，但他们却越来越缺乏资金。

家庭虐待专员是通过《家庭虐待法》设立的，作为一个独立的声音，以提高对家庭虐待的认识，与受害者和幸存者站在一起，并责成地方和国家政府对他们对于家庭虐待做出的反应负责。因此，专员的一个关键的早期优先任务是更好地了解受害者和幸存者想要什么支持，并在英格兰和威尔士标示这种支持的提供情况。为了努力做到此点，我们听取了 4,000 多名受害者和幸存者、500 多名服务提供者和 150 多名当地专员的意见。此摘要仅代表我们收到的信息的缩影，并与完整的政策报告和技术报告一起发布。

本摘要列出了该研究的主要发现，以及专员提供的建议，建议我们如何对于人们迫切需要的、改变生活和挽救生命的支持做出什么样的改变。这并非不可能。我们已经看到了出色的实际例子，只要有正确的意愿和领导，这些建议就可以成为现实。我们呼吁国家政府、地方专员、公共服务和服务提供者注意并共同努力，以满足受害者和幸存者的需求，并确保任何人都可以获得他们需要的支持和帮助，无论他们是谁或住在哪里。

## 主要发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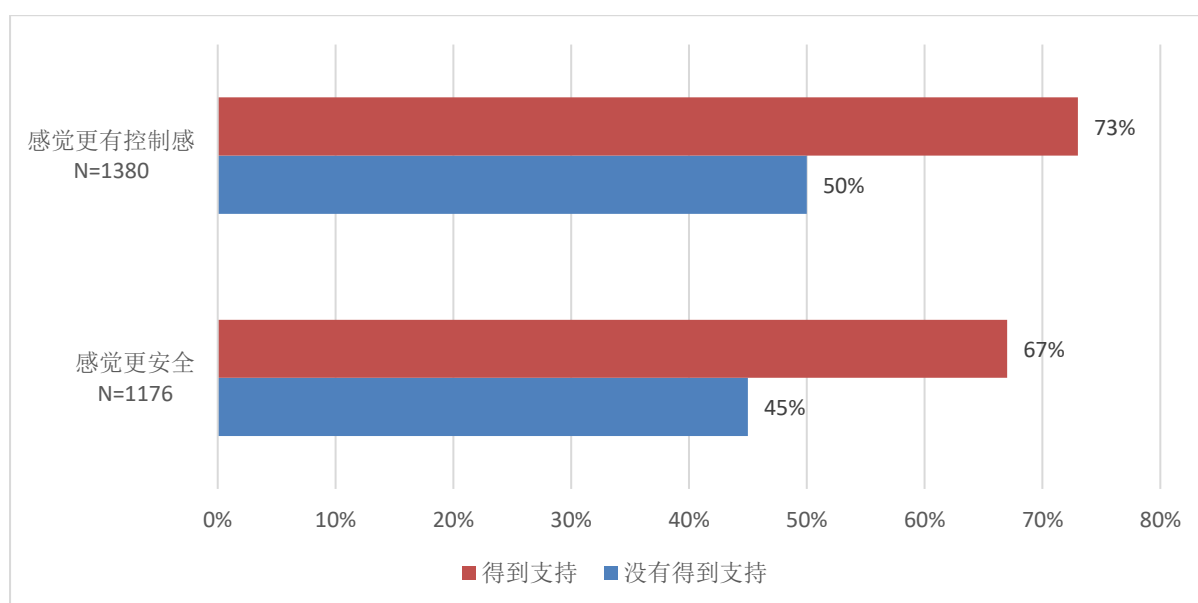
### 受害者和幸存者的需求以及援助服务的影响

1. 专业服务可以有效地使受害者和幸存者在遭受虐待后感到更安全，更能掌控自己的生活。

“如果不是他们，我就不会再在这里。”

受害者和幸存者寻求专业帮助和支持，因为这是有效的。能够获得援助服务的个人与没有获得援助服务的个人的结果存在显著差异。在表达观点的人中，获得援助服务的受害者和幸存者中有 67% 表示他们现在感到更安全，而没有获得援助服务的幸存者中这一比例为 45%，获得支持的受害者和幸存者中有 73% 感到更能控制自己的生活，而没有获得支持的幸存者中这一比例为 50%（图 1）。幸存者告诉我们，由于获得支持，他们的生活每天都在发生明显的变化，包括感到更加自信、安全，并且能够以以前无法想象的方式规划他们的未来。

图 1：根据是否得到支持，与第一次尝试寻求支持时相比，感到更安全、更有控制力的受访者百分比。



2. 受害者和幸存者需要一系列的支持来帮助他们获得安全，应对虐待并从虐待中康复。大多数受害者和幸存者都希望获得某种形式的社区及实际支持，例如：求助热线建议、一对一权利维护或个案工作者支持以及长期康复治疗支持，如：咨询或心理健康支持相结合。下面的图 2 显示了希望获得不同类型支持的受害者和幸存者

的百分比，包括表明此类支持是否通常由独立家暴权利维护（IDVA）提供。这是为了展示所需的支持范围——包括但不限于权利维护。

图 2：根据干预类型，在过去三年中希望得到家庭虐待支持的受访者的百分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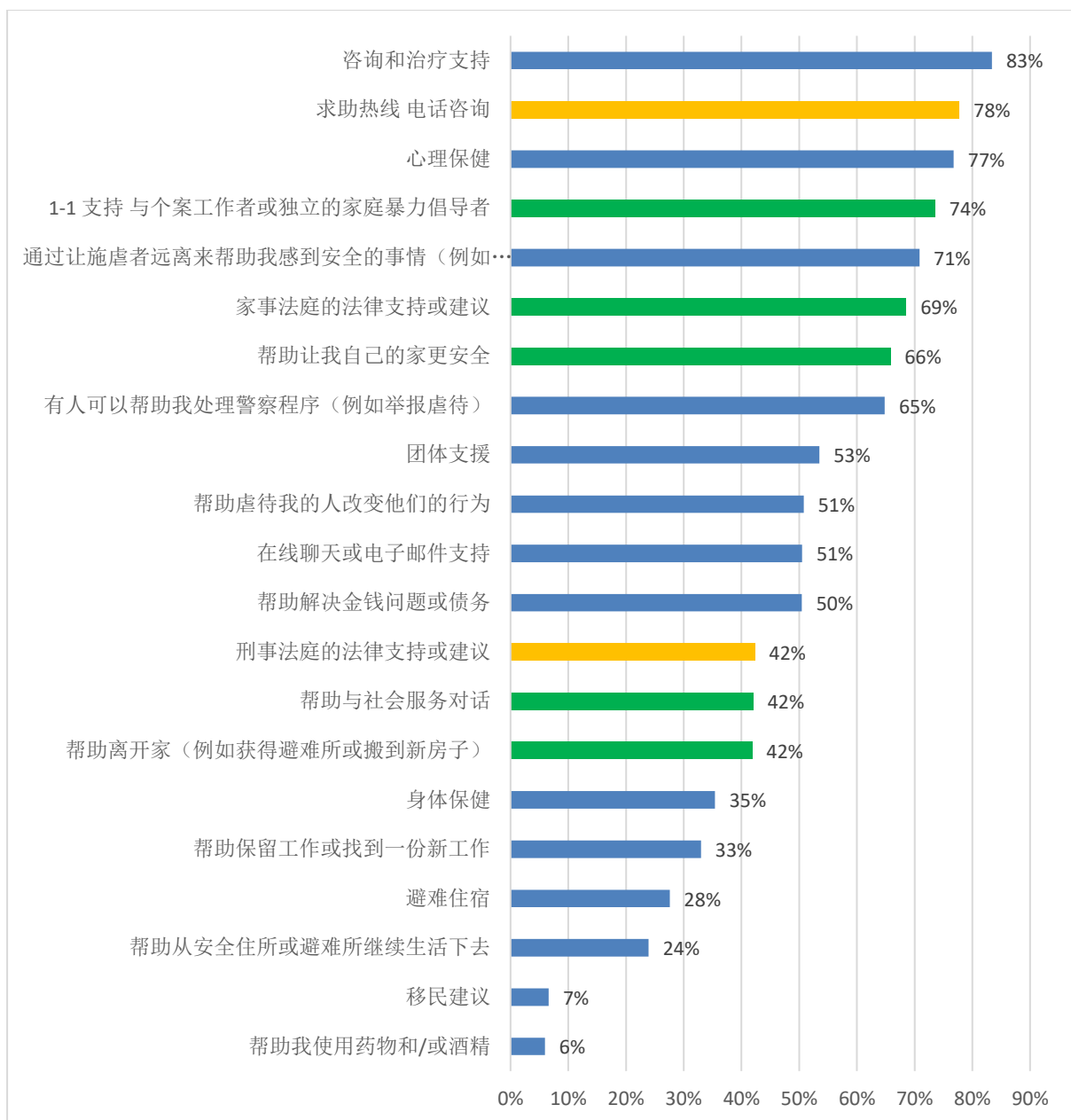
绿色 = 通常由 IDVA 工作提供

橙色 = 可能由 IDVA 工作负责（如果受委托）<sup>1</sup>

蓝色 = 通常不属于 IDVA 工作范围

---

<sup>1</sup> 阅读此图表（以及下面的图 4）时，值得注意的是 IDVA 或独立性暴力维护(ISVA) 在为家庭或刑事法庭提供支持方面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IDVA 和 ISVA 可以在刑事和家庭法诉讼之前、期间和之后提供精神和实际支持。但是，不应将 IDVA 和 ISVA 置于必须提供法律建议的位置，因为他们没有资格这样做。只有律师可以就幸存者案件的具体法律和法律选择提供建议，IDVA/ISVA 的角色与律师的角色非常不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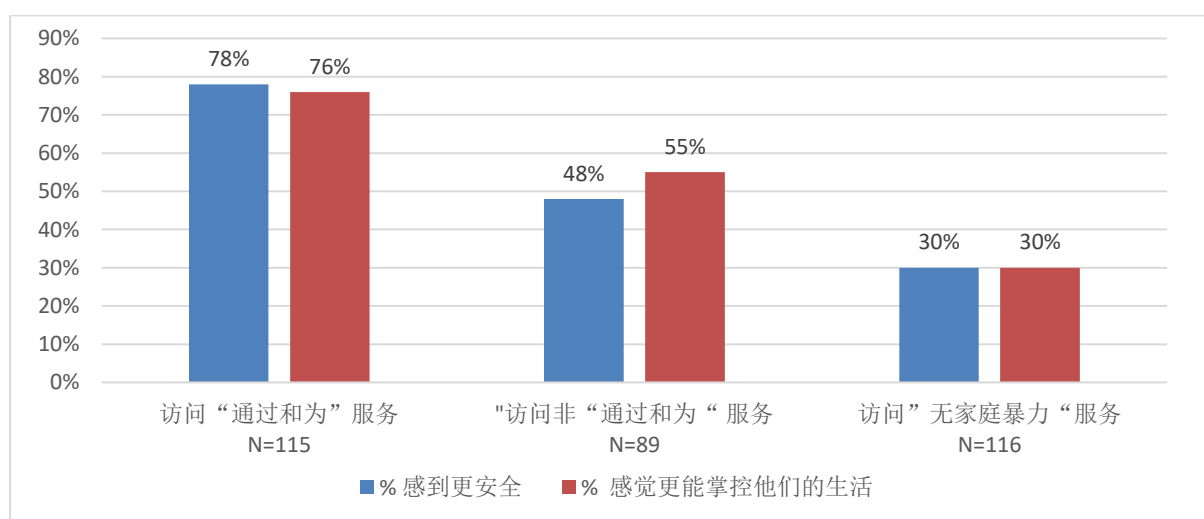
人口中的不同群体对特定服务的需求存在一些差异。最值得注意的是，在希望为施虐者得到改变行为的帮助方面，男性和女性分别为 74% 和 47%；通过家事法庭提供支持分别为 83% 和 66%，以及在渴望获得心理健康支持的幸存者中，残疾和非残疾受害者之间存在差异分别为 88% 和 67%。黑人受害者和幸存者比其他种族的受害者和幸存者更有可能想要得到庇护（59%），尤其是与白人受害者和幸存者（25%）相比。这也对应于黑人受访者更有可能居住在伦敦，而伦敦是最渴望庇护的地区。有 33% 的伦敦受访者希望得到庇护，而全国的这一比例为 28%。

3. 大多数来自少数族裔社区的受害者和幸存者都希望获得“by and for”服务。这是因为专业“by and for”组织能够更好地了解少数族裔幸存者面临的虐待背景和复杂性，并能够得到至关重要的信任来提供适当的支持并建立有效风险评估。67%黑

人和少数族裔幸存者、68% 的 LGBT+ 幸存者、55% 的残疾幸存者，62 名失聪幸存者中有 16 名希望获得“by and for”专业组织为他们提供所需的帮助。在对跨性别者进行专门研究时，发现比起 LGBT+ 整体受访者来说，他们当中希望获得“by and for”专业组织帮助的比例要高得多——23 名跨性别受害者和幸存者中有 21 人表示他们想要这种帮助。

4. 这是因为专业的“by and for”组织在支持少数族裔受害者和幸存者方面比其他类型的服务更有效。专业的“by and for”服务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我们对最边缘化的受害者和幸存者的采访表明，他们面临结构性不平等和最大的支持障碍。我们能够将那些获得专业“by and for”组织支持的受害者和幸存者与获得另一种支持的人的结果进行比较，然后再将他们与那些根本没有获得支持的人的结果进行比较后得出了很明显的调查结果。在黑人和少数族裔幸存者中，78% 获得“by and for”服务的人感觉更安全，而获得另一种服务的人中这个比例为 48%，在没有获得任何支持的人当中这个比例为 30%（图 3）。这代表了获得专业的“by and for”支持的人与没有获得支持的人之间有 48 个百分点的差异。

图 3：根据获得的服务类型，在比最初考虑获得支持时感到更安全和更有控制力上，黑人和少数族裔幸存者的百分比。



对我们的调查做出回应的其他少数族裔群体（尤其是 LGBT+ 和失聪人士以及残疾幸存者）里，在 67% 的受访人里也看到了类似的模式，但由于样本量小，无法对其进行有力的报告<sup>2</sup>。值得注意的是，缺乏稳健的样本量来将已经获得“by and for”

<sup>2</sup> 获得专门“by and for”支持的 LGBT+、聋哑和残疾幸存者的样本量太小，无法可靠地做出报告。但收到的信息显示非常相似的模式，即：专业的“by and for”组织在为幸存者提供支持和使他们感到安全并能够更好地控制自己的生活方面更为有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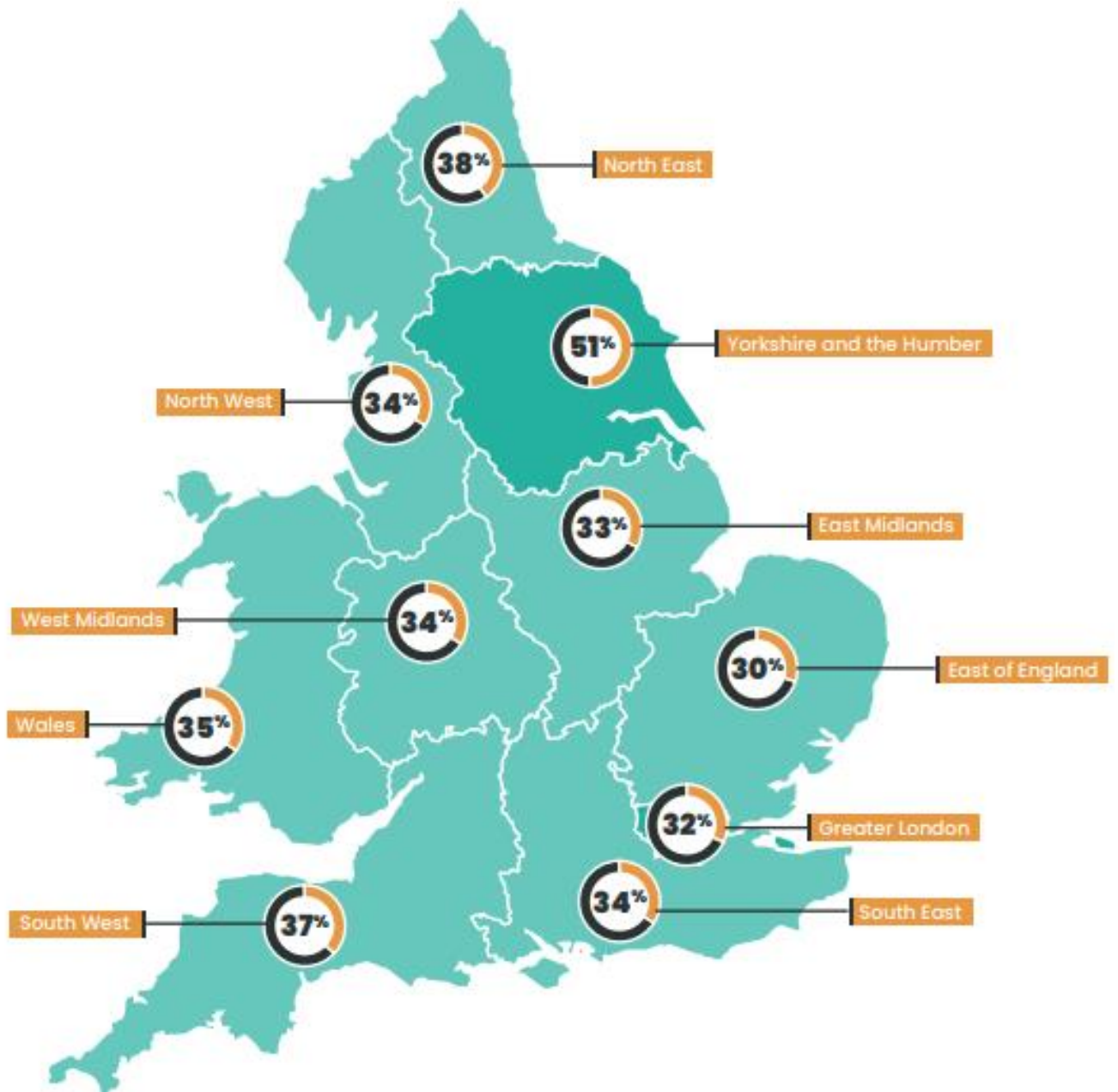
服务的 LGBT+、聋哑或残疾幸存者与其他群体进行比较，这表明英格兰和威尔士缺乏这类服务。

5. **服务的独立性对于建立信任至关重要，并受到那些使用服务的受害者和幸存者的高度重视。**幸存者告诉我们，他们对法定服务——尤其是社会服务和家事法庭存在恐惧，因此重要的是，在他们获得专业支持时让他们感到得到保护，并且让他们了解这些服务机构与法定机构是不相关的。

#### 受害者和幸存者可以获得哪些支持？

6. **总体而言，大多数受害者无法获得他们想要的支持。**除了求助热线建议（64%的人能够在需要的时候获得）和一对一的支持，例如：就个案工作者或独立家暴权利维护 (IDVA) (55%的人得到此服务)而言，只有少数幸存者能够获得他们想要的类型的支持。这一点从服务部门收到的信息得到认证。服务部门告诉我们，总体而言，他们收到的转介中只有三分之一最终得到了反复的支持。

图 4：根据地理区域对“获得帮助有多容易？”问题的回答



**7. 有明显的地理区域差异证据，表明存在用于获取特定类型支持的“邮编抽奖”。**

这也反映在当地专员提供的资金中——几乎所有基于社区的服务都是根据居住地要求提供资金的。令人担忧的是，近四分之一的基于居住地服务的基金是由当地专员提供的，并且只为在当地生活、工作或学习的个人提供资金。鉴于支持是基于居住地而提供的这一关键，以及受害者和幸存者有逃到新地区的需要，这令人深感担忧。

最大的差异在于受害者和幸存者获得所需的心理辅导支持——最高地区（英格兰东北部 58%）和最低地区（威尔士 37%）之间的差异为 21 个百分点。获得精神健康护理的机会也表现出显著差异。在东北部，47% 的幸存者能够获得精神健康护理，而在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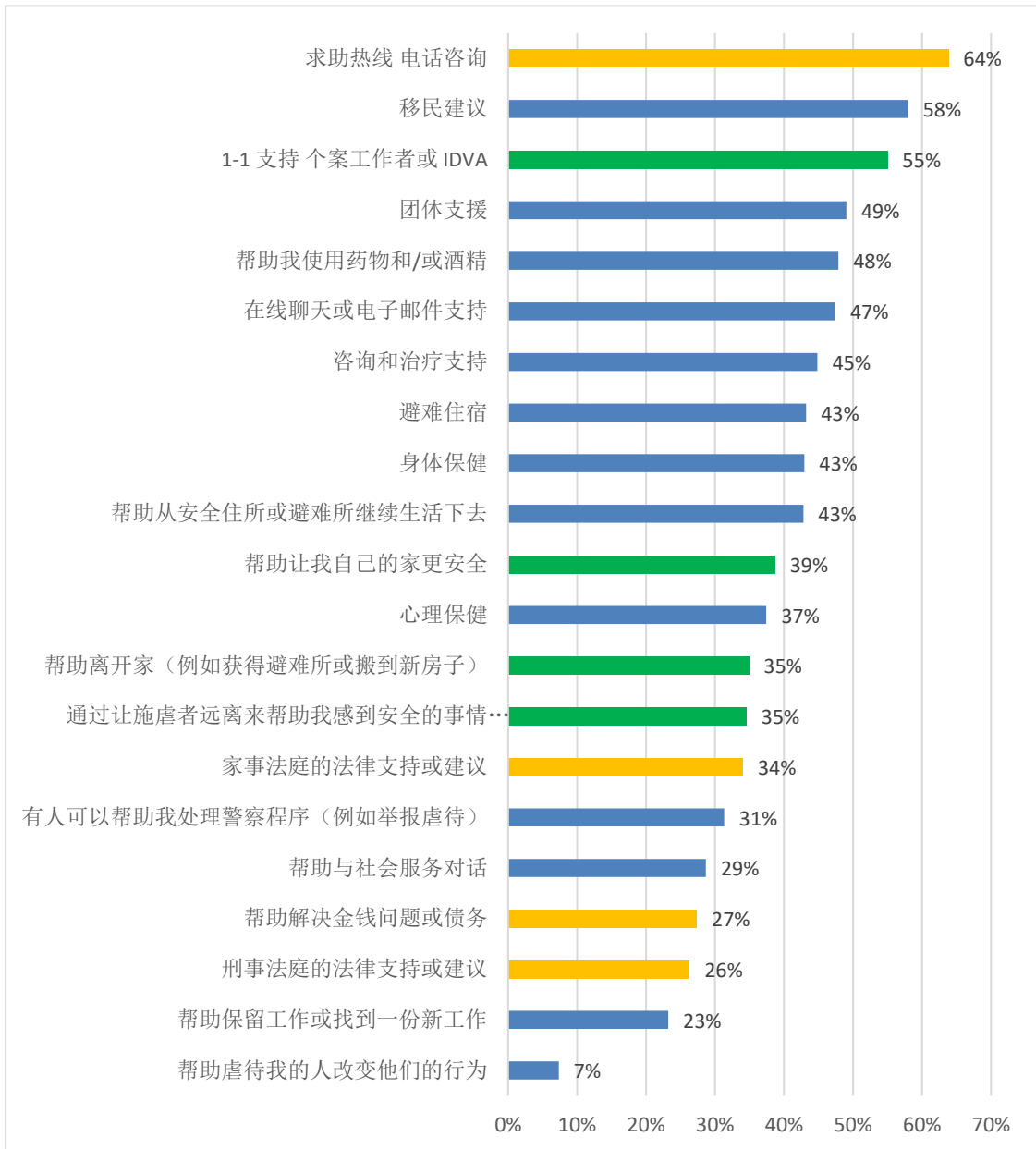
南地区，这一比例为 31%。东北部 66% 的幸存者能够获得一对一的支持或权利维护服务。这与东南部 50% 的幸存者相比，相差 16 个百分点。通过家事法庭获得的支持方面相差 11 个百分点，在约克郡和亨伯郡 42% 的人得到它，而在伦敦或英格兰东部则只有 31%。对于行为改变干预，东北部 16% 的幸存者告诉我们，他们的施暴者能够获得改变行为的支持，而威尔士只有 3%。

图 5: 能够获得支持的受害者和幸存者的百分比，以及需要支持的人的百分比

绿色 = 通常由 IDVA 提供支持

橙色 = 可能由 IDVA 提供支持（如果受委托）

蓝色 = IDVA 通常不提供支持



来自少数族裔受害者和幸存者的证据告诉我们，他们发现获得他们想要的支持特别困难。通常，只有当他们能够与“by and for”组织接触时，他们才能识别并获得他们需要的支持。然而，在英格兰和威尔士，此类服务极为匮乏，大多数希望获得“by and for”服务的受害者和幸存者都无法获得。

在希望获得专门的“by and for”支持的黑人和少数族裔幸存者中，有 51% 得到这样的支持。在希望获得“by and for”专业支持的 LGBT+ 幸存者中，有 19% 得到这样的支持，而对于残疾幸存者，190 名希望获得此类专业支持的人中只有 14 人获得这

样的支持（7%）。对于失聪人士幸存者来说，在 30 名希望获得专业“by and for”支持的人中，只有 2 个人能得到支持。

有学习障碍的幸存者特别强调了在获得支持方面面临障碍，并且服务提供者对于他们经历的虐待缺乏了解。

**8. 男性也特别难以获得帮助和支持，82% 的人表示获得帮助很困难或非常困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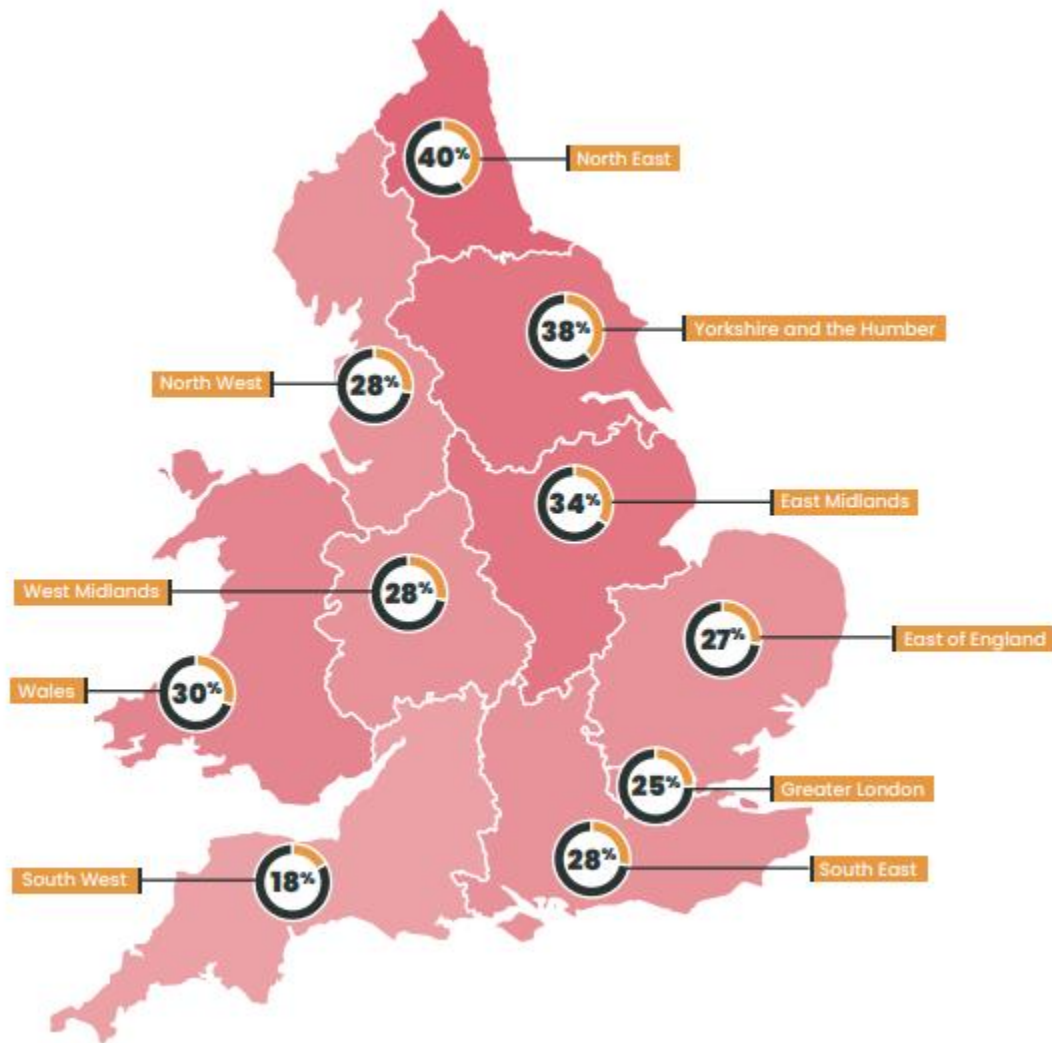
为男性提供服务的组织的比例（75%）与男性告诉我们的，在他们试图寻求帮助的经历之间存在显著差异。许多人告诉我们，他们所在地区的服务似乎只适合女性。一位幸存者告诉我们：“我找不到仅限男性的服务，当我向仅限女性的服务寻求建议时，我没有得到任何帮助。一个人甚至道歉并说他们意识到我需要支持，但不知道提供支持的地方。在回答其服务对象是谁的问题时，25% 的组织将自己定义为“仅限女性”的组织；2% 为“仅限男性”；28% 为“混合但单一”；37% 不分性别；10% 为非特定性别和分开的性别（先天）/性别（后天认同）混合提供服务。<sup>3</sup>

**9. 同样，有 85% 的专业组织表示为受家庭虐待影响的儿童提供支持，而只有 29% 的受害者和幸存者表示，他们可以为他们的孩子获得的帮助。这两个比例之间似乎存在显著差异。即使减去 43% 无法获得任何支持的受害者和幸存者，也表明需要显著增加针对儿童提供的专业家庭虐待服务才能满足需求（图 6）。**

图 6：按地理区域划分，有子女获得支持的父母

---

<sup>3</sup> 来自 519 个组织的样本



**10. 为少数族裔社区的受害者和幸存者提供的支持各不相同，服务最不可能为失聪受害者和幸存者或有学习障碍的受害者和幸存者提供专业服务。**

表 1 列出了表示提供基于住宿服务和社区服务、为不同少数族裔提供某种专业服务的组织的百分比。

应谨慎阅读这些数字。首先，我们对受害者和幸存者的调查表明，在“Non-by”（非来自本社区/社群为本社区/社群提供的服务）组织和为边缘化和少数群体提供支持的组织中存在困难。其次，服务组织可能对“专业”的解释略有不同。虽然就其提供了定义<sup>4</sup>，但某些服务机构可能将“专业”解释为向工作人员提供专业培训，而其他服务机构可能则将其理解为他们为特定人群提供的有针对性服务、专业项目或计划。

<sup>4</sup> “专业支持”被定义为专门为这些受害者和幸存者的需求提供和量身定制的支持，而非资格。该调查还阐明，对聋人或残疾受害者和幸存者的具体支持应针对他们的生活经历提供的特定支持，而不仅仅是无障碍要求。

需要进一步研究以更好地了解在“by and for”组织之外，为少数族裔社区提供的专业支持程度。

然而，各组之间的比较表明服务机构在支持不同社区的特定需求方面的信心程度不同。

表格 1：向不同少数族裔群体提供基于住宿和基于社区的专业机构的百分比。

	为该群体提供基于专业住宿服务机构的百分比	为该群体提供基于社区的专业服务机构的百分比
黑人和少数族裔受害者/幸存者	57%	54%
失聪受害者/幸存者	14%	14%
残疾受害者/幸存者	23%	26%
有学习障碍、自闭症或两者兼有的受害者/幸存者	18%	25%
老年人或年长的受害者/幸存者	25%	33%
LGB（女同性恋、男同性恋或双性恋）受害者/幸存者	23%	32%
跨性别受害者/幸存者	22%	24%
青年受害者/幸存者	30%	54%

我们还询问了服务机构将如何回应特定少数群体的转介。给出的选项是，他们是否会接受转介并提供全面的服务，或者他们是否会为这些人提供其他服务机构信息或推荐他们到更专业的机构去。服务机构还可以说明在接受转介时，是否会考虑其他因素，例如临床需要。

结果揭示了服务机构在为来自少数族裔社区或有额外需求的受害者和幸存者在提供服务的能力和信心之间存在差异。大多数服务机构说会接受大多数具有受保护特征的幸存者并为他们提供全面服务（而不是在告知他们其他服务机构信息或转介），但跨性别幸存者除外，其中基于住宿的支持仅不到一半（44%）的服务机构表示他们可以为这个人群提供全面服务。

表 2：报告说能够接受转介并为少数群体的受害者和幸存者提供全面服务的机构的百分比。

团体	在基于住宿的服务机构里，表示愿意接受对该群体的转介并在其组织内提供全面服务的百分比	在基于社区的服务机构里，表示愿意接受对该群体的转介，并在其组织内提供全面服务的百

		分比
失聪受害者/幸存者	70%	76%
残疾受害者/幸存者	60%	84%
LGB（女同性恋、男同性恋或双性恋）受害者/幸存者	89%	91%
残疾受害者/幸存者	44%	78%
有学习障碍、自闭症或两者兼有的受害者/幸存者	63%	78%

**11. 支持也因受害者或幸存者是否处于多重不利因素或有额外需求而异。**我们向服务机构询问了同样的问题，即他们将如何回应遭受多重不利因素的受害者或幸存者的转介——他们是否为这群受害者和幸存者创建了专门服务，以及他们将如何更广泛地回应转介（他们没有专门的服务）。

**表 3: 能够为遭受多重不利因素影响的受害者和幸存者提供基于住宿和基于社区的专业援助服务机构的百分比**

面临多重不利因素或有额外需求的幸存者	在基于住宿的服务机构里，为该群体提供专业服务的百分比	在基于住宿的服务机构里，愿意接受转介并向该群体提供全面服务的机构的百分比	在基于社区的服务机构里，为该群体提供专业服务百分比	在基于住宿的服务机构里，愿意接受转介并向该群体提供全面服务的百分比
无家可归的受害者/幸存者 <sup>5</sup>	61%	83%	49%	83%
有犯罪历史的受害者/幸存者	25%	31%	30%	66%
有高度心理健康需求的受害者/幸存者	39%	32%	51%	63%
有酒精相关支持需求的受害者/幸存者	40%	40%	38%	66%
对其他违禁物质有支持需求的受害者/幸存者	38%	39%	38%	6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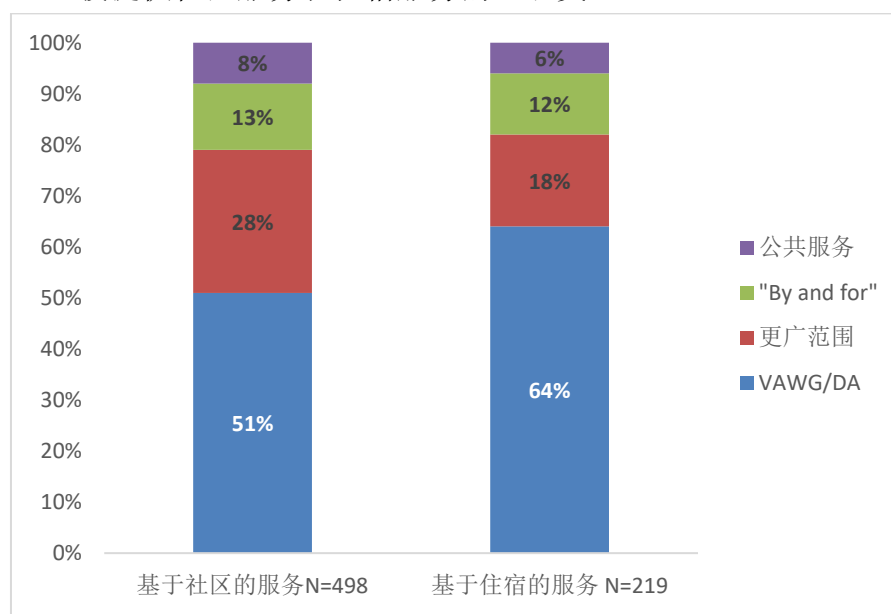
<sup>5</sup>对“经历无家可归的受害者和幸存者”群体的理解可能因响应我们调查的组织而异，这使得这些调查结果不清楚。服务机构可能已经回应了对因家庭虐待而无家可归的受害者和幸存者的支持（根据定义，这几乎是基于住宿服务机构的所有用户），或者侧重于以前经历过无家可归的个人。

**12. 在向无法动用公共资金 (NRPF) 的人提供支持的服务能力方面也存在缺失。**基于住宿的服务机构尤其难以为 NRPF 的移民幸存者提供支持。但特别令人担忧的是，近 15% 的社区服务机构表示，基于 NRPF 的个人的身份，他们不会接受对这些人做出的转介或为他们提供全面服务。鉴于获得公共资金与获得社区支持的资格无关，这是一个相当令人担忧的问题。

### 跨英格兰和威尔士提供家庭虐待支持的组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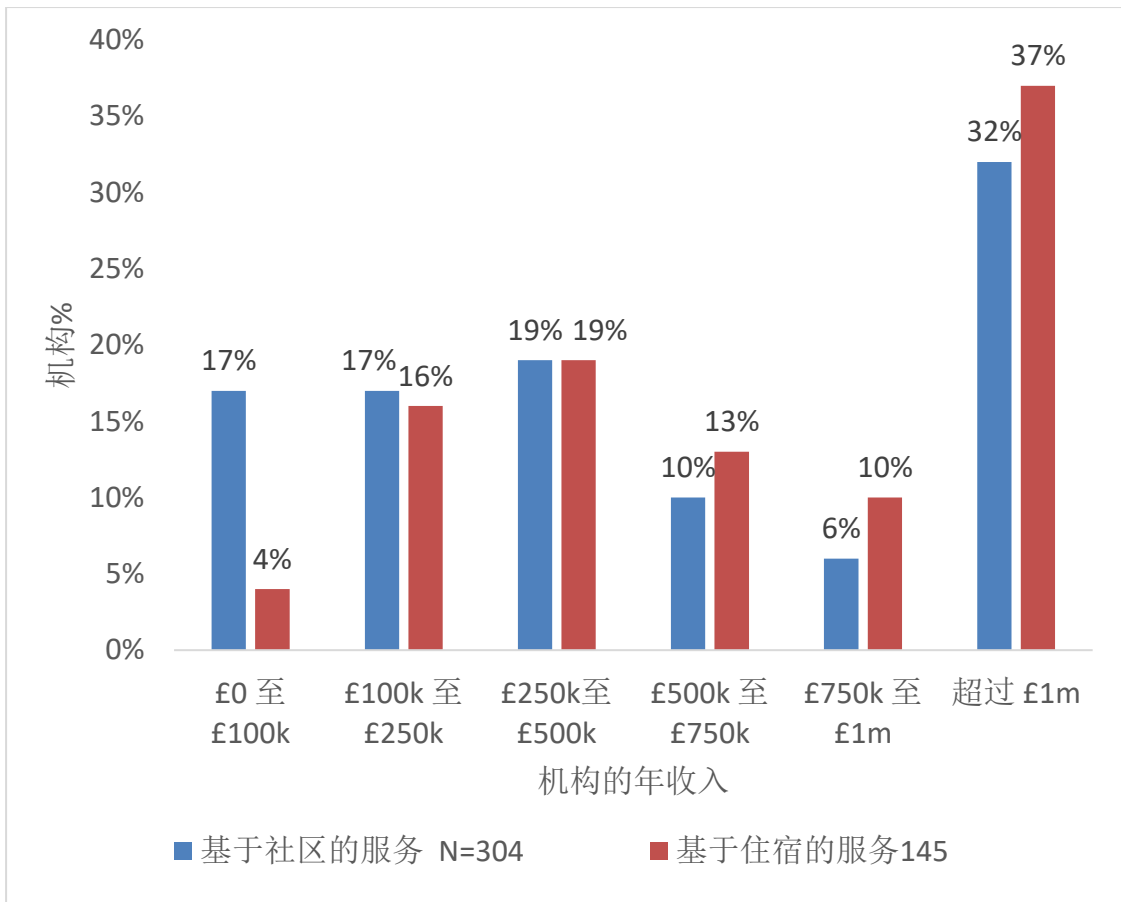
**13. 服务由一系列不同类型和规模的组织提供，**大约一半的基于社区服务和近三分之二的基于住宿的服务由那些专门帮助家庭虐待和/或暴力侵害妇女和女童的组织提供。其他类型的组织包括专业的“by and for”组织、职权范围更广的组织（例如为其他类型犯罪的受害者和幸存者提供支持的组织）以及在其内部提供援助服务的公共部门组织。

图 7：比较提供社区服务和住宿服务的组织类型。



**14. 大多数为家庭虐待受害人提供服务的组织 (61%) 的年收入低于 500,000 英镑。**专业的“by and for”服务组织的收入可能更少，而年收入低于 100,000 英镑的非常小的组织不太可能提供基于住宿的服务。

图 8：以社区为基础和以住宿为基础的家庭虐待援助服务机构的年收入比较





## 家庭虐待援助服务机构的现行资助安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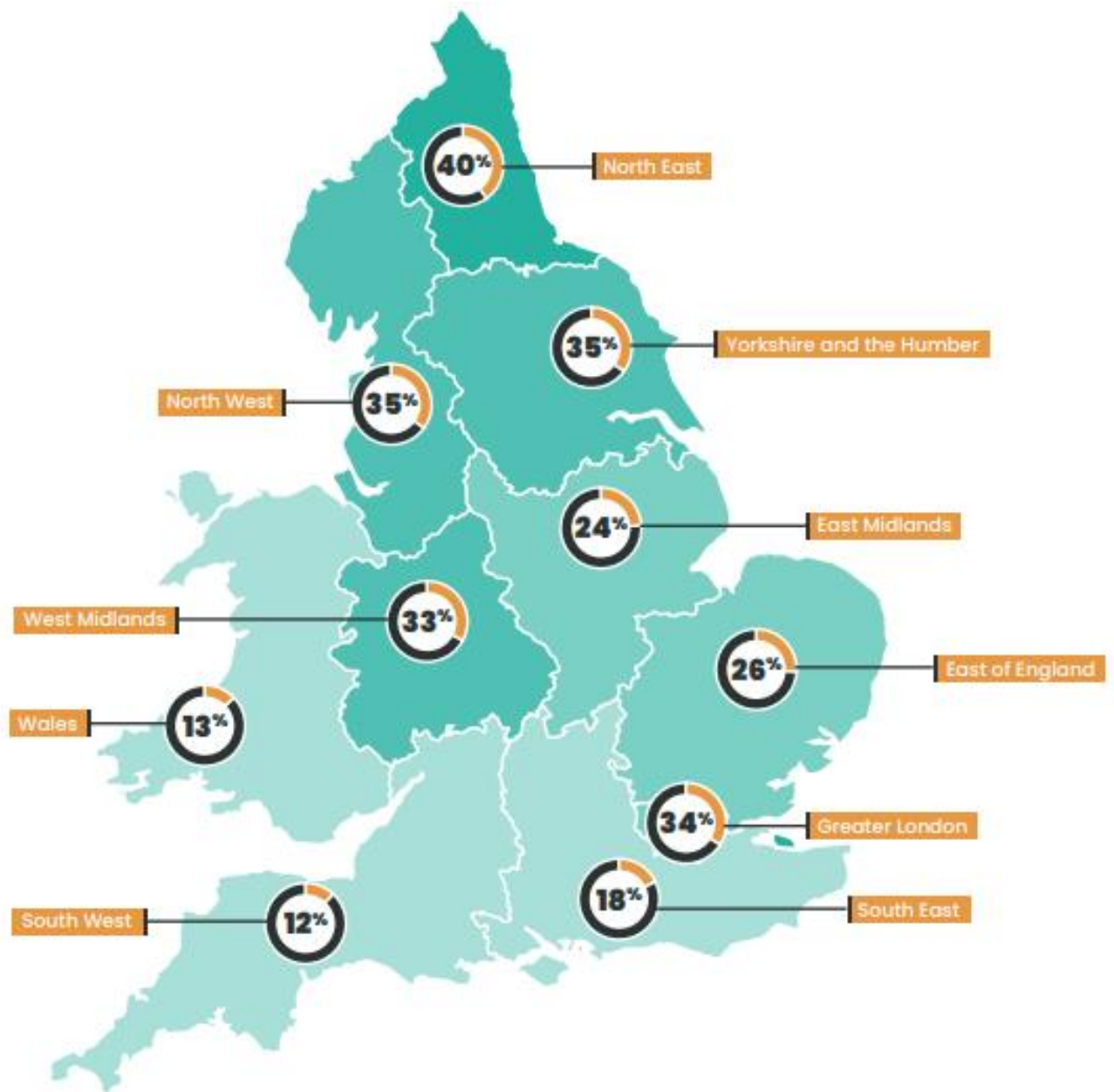
*“服务供不应求，人手不足。我已经为得到心理辅导等了将近八个月。”*

15. 需要为服务机构注入大量长期资金，以满足幸存者对支持的需求。受害者和幸存者不断告诉我们，他们在获得帮助和支持方面遇到的困难。只有 35% 的人表示他们发现获得帮助“容易或非常容易”。<sup>6</sup>服务部门告诉我们，他们在努力满足需求，并不断申请新的资金来源以维持服务。34% 的服务机构告诉我们，他们在没有任何专门资金的情况下提供服务，27% 的服务机构由于缺乏资金而不得不完全停止服务。这种情况是在需求增加之际发生，在新冠肺炎大流行之后，受害者和幸存者继续寻求支持的时候，而且——本因如此——我们努力使家庭暴力走出阴影，并鼓励受害者和幸存者去寻求帮助。

图 9：由于资金问题而不得不停止服务的组织比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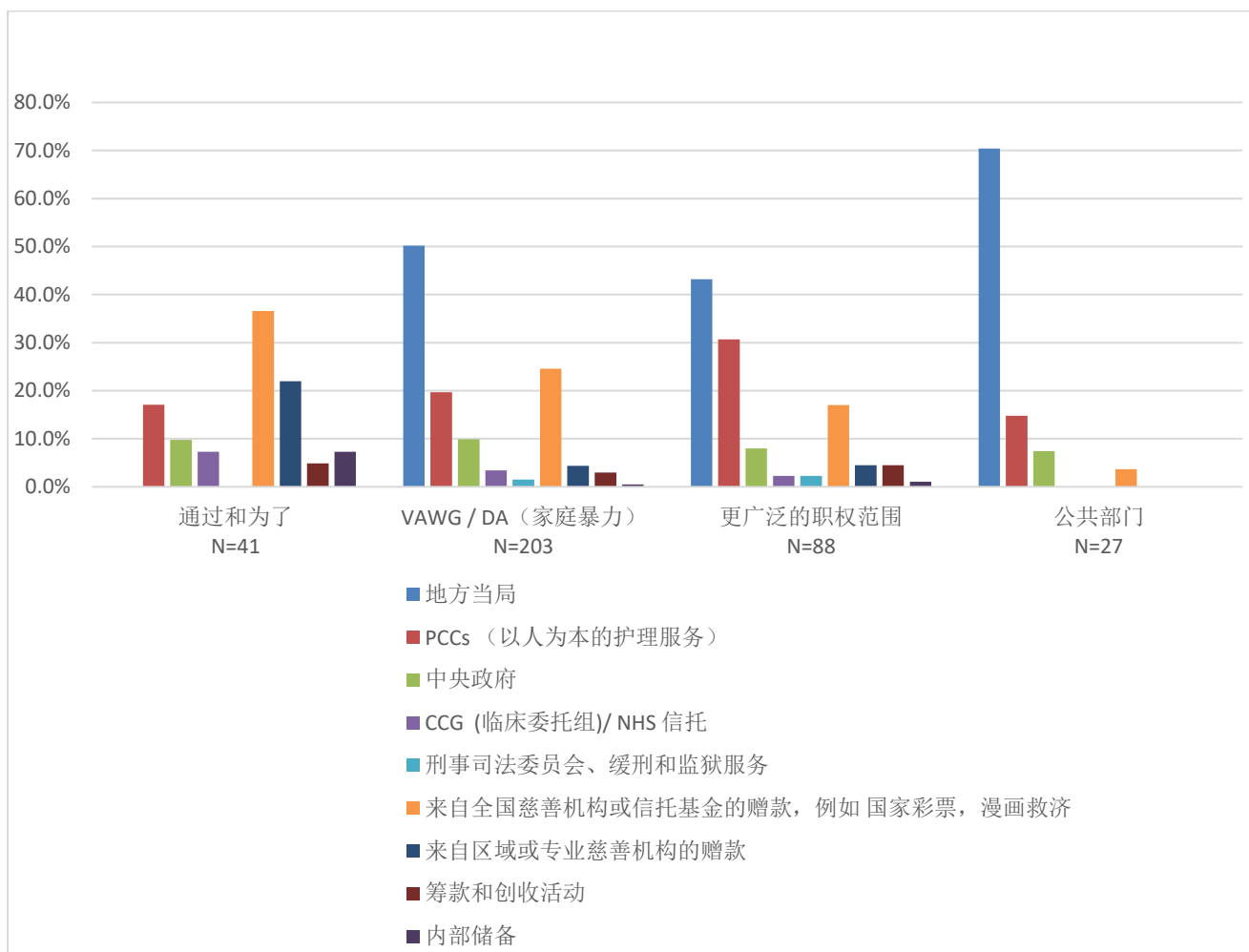
---

<sup>6</sup> 这可能是一个相当大的高估，因为感到最难获得服务或面临最大障碍的幸存者也可能难以参与我们的调查。



16.专业的家庭虐待服务依赖于广泛的资助者的资金，包括法定和非法定的。独立的专业家庭虐待服务机构能够通过筹款和吸引非法定资助者到当地投资。独立机构邀请其他资助者出资的能力使他们能够从通常由慈善信托基金资助的更多创新项目中得学到一些技巧，并将这种技巧应用于更有可能由法定机构资助的核心服务中。

图 10: 按组织类型分类, 家庭虐待社区援助服务的主要资金来源



17. 总体而言, 大多数组织 (80%) 将法定资金作为其主要收入来源。其主要来自地方当局或警察和犯罪专员, 另有 12% 的组织获得了一些法定资金 (但并非他们的主要资金来源), 7% 的组织没有获得任何法定资金。资金收入规模 (图 11) 因服务机构的类型 (图 13) 和其服务针对的性别 (先天)/性别 (后天认同) (图 12) 而异。

图 11：家庭虐待援助服务机构的资金来源，按年收入规模划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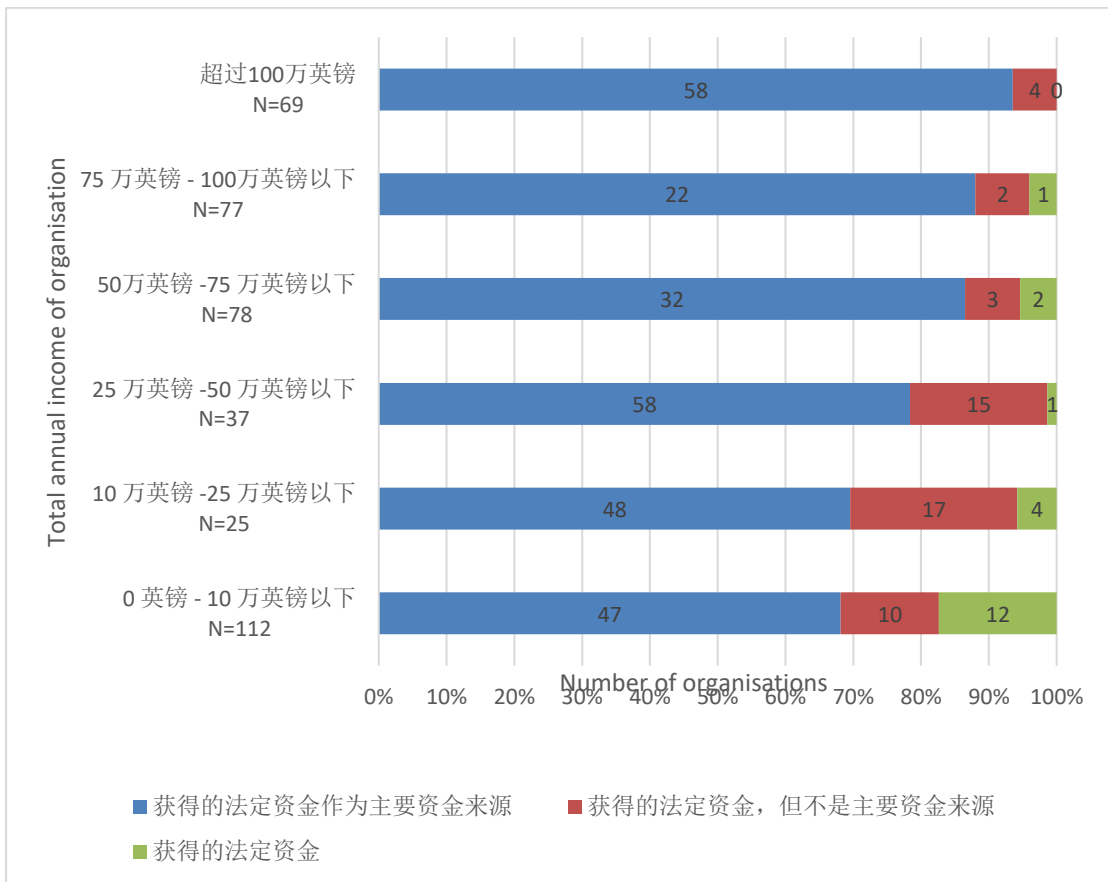


图 12：家庭虐待援助服务组织的资金来源：根据服务对象的性别（先天）/性别（后天认同）<sup>7</sup>，仅限女性的服务机构 N= 109；混合服务机构（但单一性别（先天）/性别（后天认同）服务组织 N= 126；非性别特定服务组织 N= 142；单一性别（先天）/性别（后天认同）和非性别特定服务的混合 N= 80。

<sup>7</sup>值得注意的是，有 8 家仅为男性提供服务的机构回答了这个问题，其中 100% 的人以法定资金作为主要收入来源，但由于样本量小，这些服务机构未包含在图表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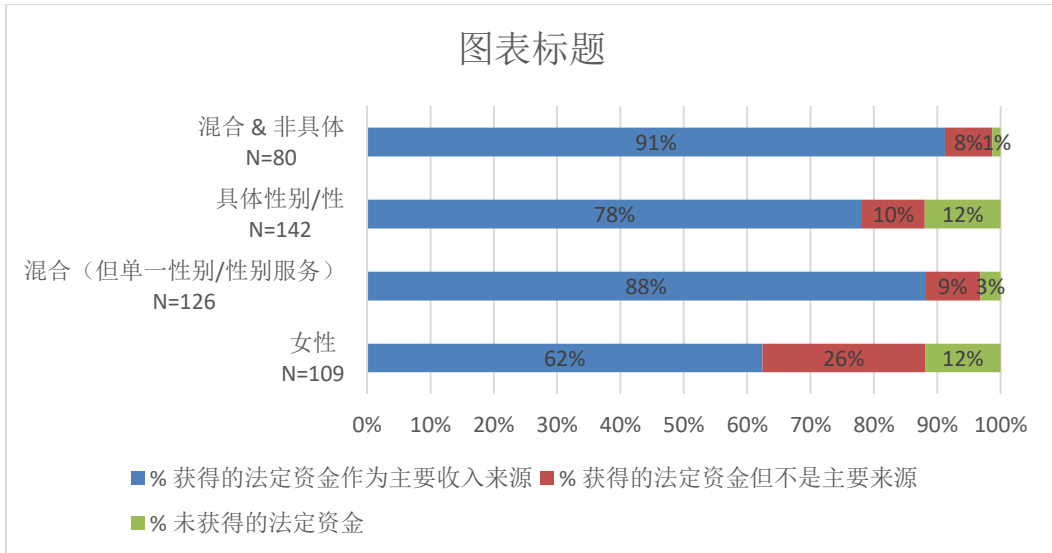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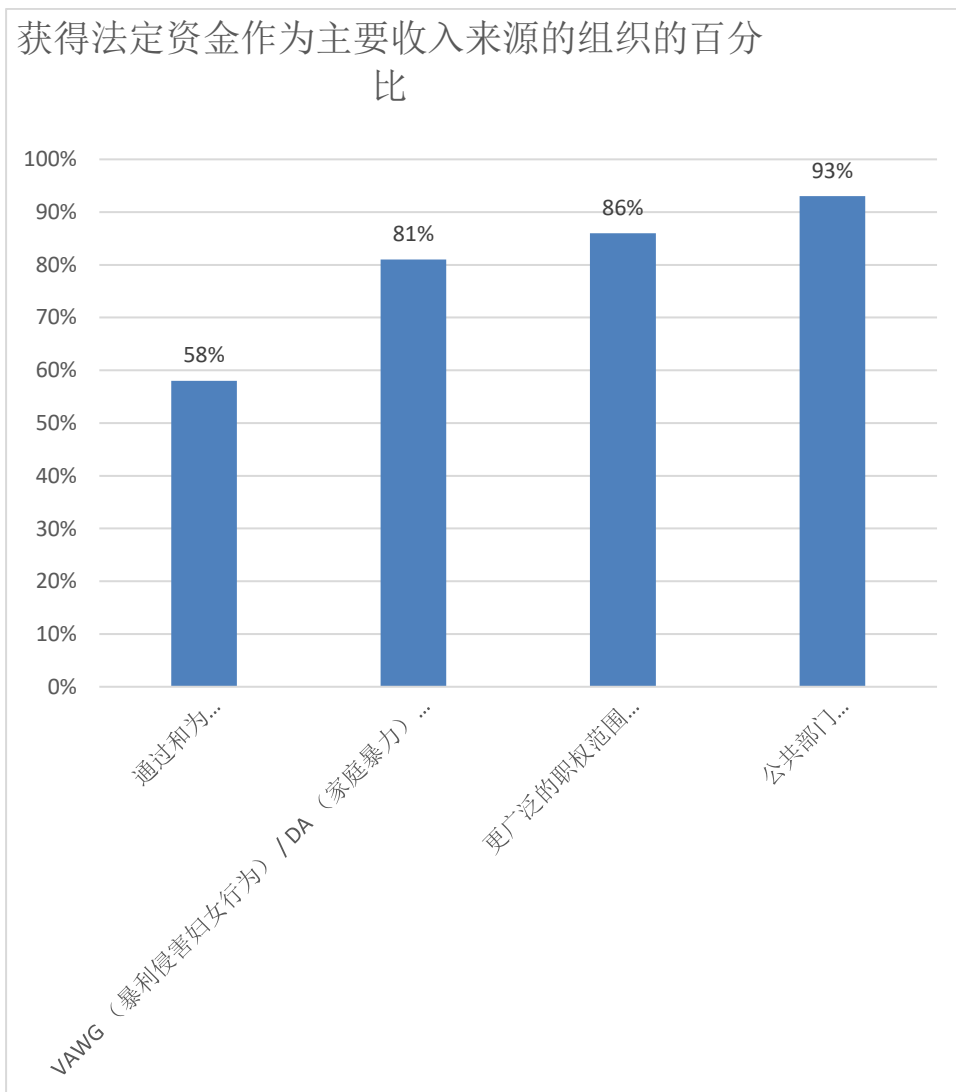


图 13: 按组织类型, 家庭虐待援助服务组织的资金来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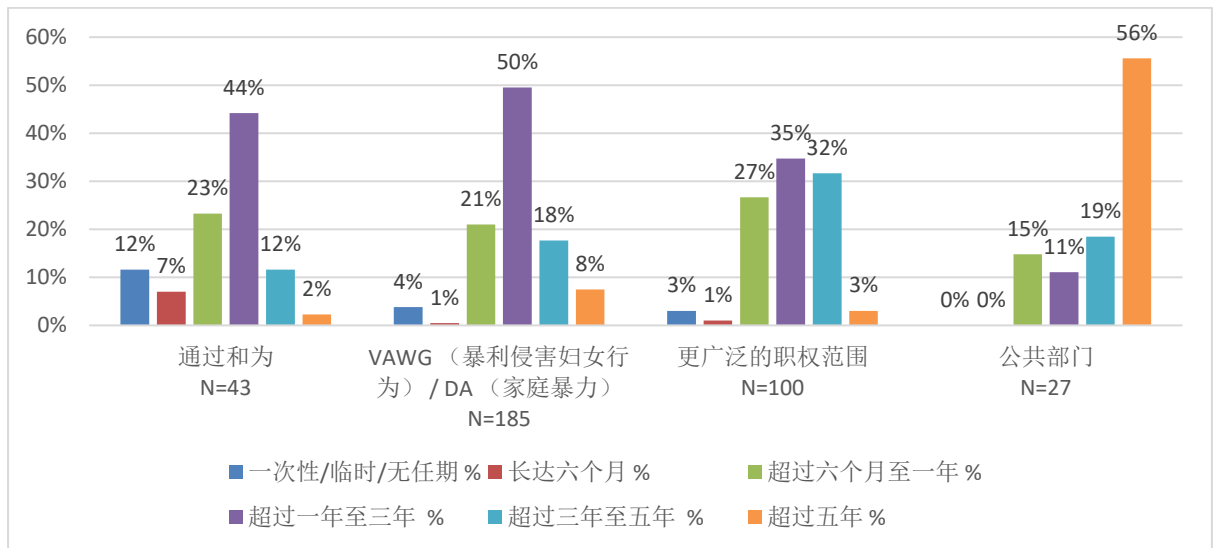


虽然令人担忧的是，和其他组织相比，“by and for”组织获得法定资金的可能性更小，但它也进一步证明了这些组织通过从其他地区吸引投资所带来的可观价值。然而，鉴于“by and for”组织面临相当大的财务困难以及国家缺乏可用的服务，这显然是不够的。

**18. 资金通常是短期且不安全的，这意味着服务部门难以建立能力和规划未来，影响效率、服务交付以及员工的招聘与保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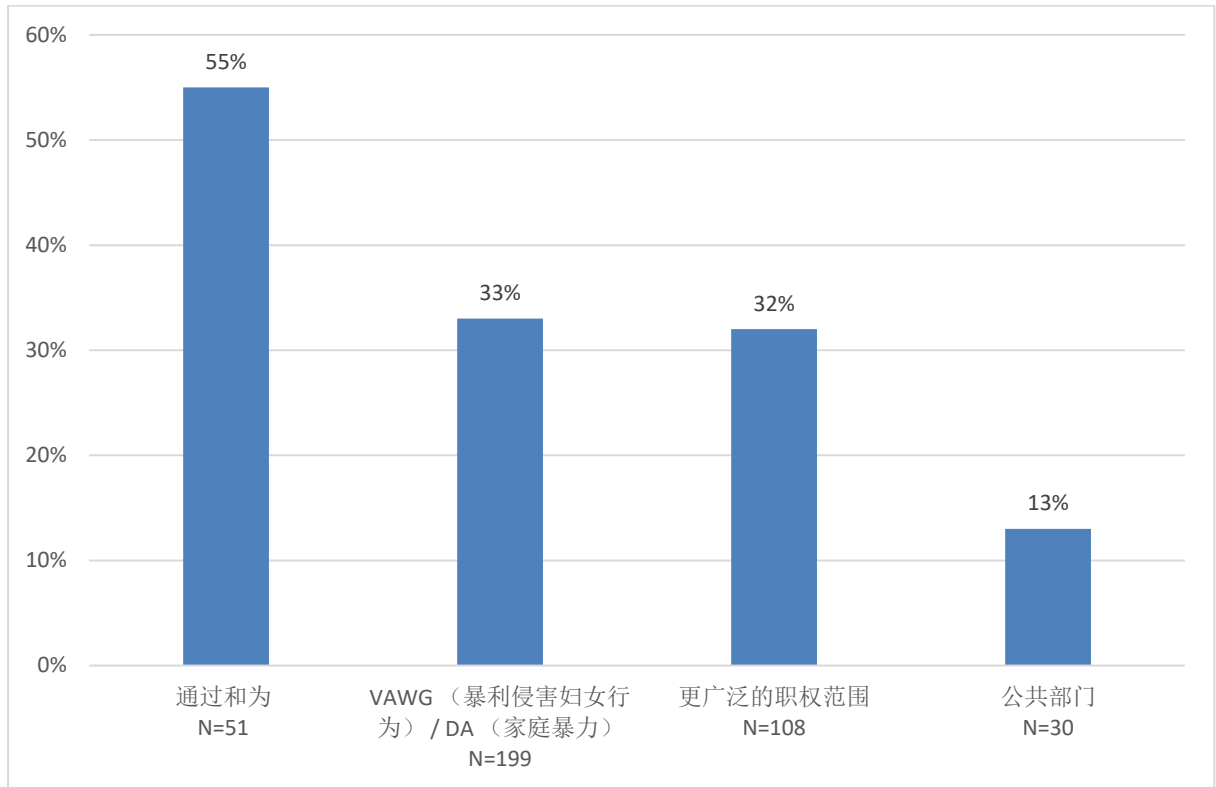
大多数服务提供机构 (70%) 依赖的主要资金来源不到三年，超过四分之一的机构依赖的主要资金来源持续不到一年（图 14）。这对于“by and for”组织来说尤其严重。

图 14: 根据组织类型, 家庭虐待援助服务的主要资金来源的时间长度。



19. 尽管在支持少数族裔受害者和幸存者方面更有效, 但英格兰和威尔士极度缺乏专业的“by and for”支持, 这些组织的资金严重不足, 这和其他组织相比不成比例。如图 15 所示, 与专业的 VAWG 或家庭虐待组织相比, “by and for”组织获得法定资金的可能性小于 6 倍, 并且更有可能在没有任何专门资金的情况下提供支持。

图 15: 根据组织类型, 在没有任何专门资金的情况下提供家庭虐待援助服务组织的百分比。



不出所料, 他们也更有可能因缺乏资金而不得不停止服务——27% 的家庭暴力或 VAWG 组织不得不停止服务, 而 “by and for” 组织的这一比例为 45%。

20. 与大型组织相比, 小型组织更可能得不到任何法定资助。这与年收入更有可能较小的专业 “by and for” 组织重叠。然而, 即使只对比 “non-by” 和 “by and for” 组织, 在获得法定资助的可能性上, 年收入在 100,000 英镑至 250,000 英镑之间的稍大的组织是年收入低于 100,000 英镑的组织的三倍。

**受害者和幸存者首先告诉了哪些专业人员他们遭到的虐待行为, 他们是如何找到服务的?**

21. 我们了解朋友和家人的关键作用, 受害者和幸存者最有可能对其讲述他们所遭受的虐待, 并认识到有必要在朋友和家人之间建立信心, 回应披露的信息并支持他们的亲人。我们还想知道更多地了解, 受害者和幸存者对哪些专业人员更愿意讲述家庭虐待, 以及他们首先告诉了谁。

22. 受害者和幸存者最有可能在告诉其他专业人员之前告诉健康保健专业人员他们遭到的虐待, 其次是警察。我们询问了受害者和幸存者, 如果他们确实向专业人士披



露过请，他们首先向谁讲述了他们所经历的虐待。受害者和幸存者首先向一系列专业人士披露，这代表了不同法定机构对家庭虐待的充分理解和应对的重要性（图 16）。根据性别（后天认同的）（图 17）和种族（图 18）受害者和幸存者向谁披露也存在一些差异，但在专业人士中，健康保健人员和警察仍然是最有可能获得首次披露的专业人士。

图 16: 家庭虐待幸存者表示的，他们首先对其披露情况的专业人员和组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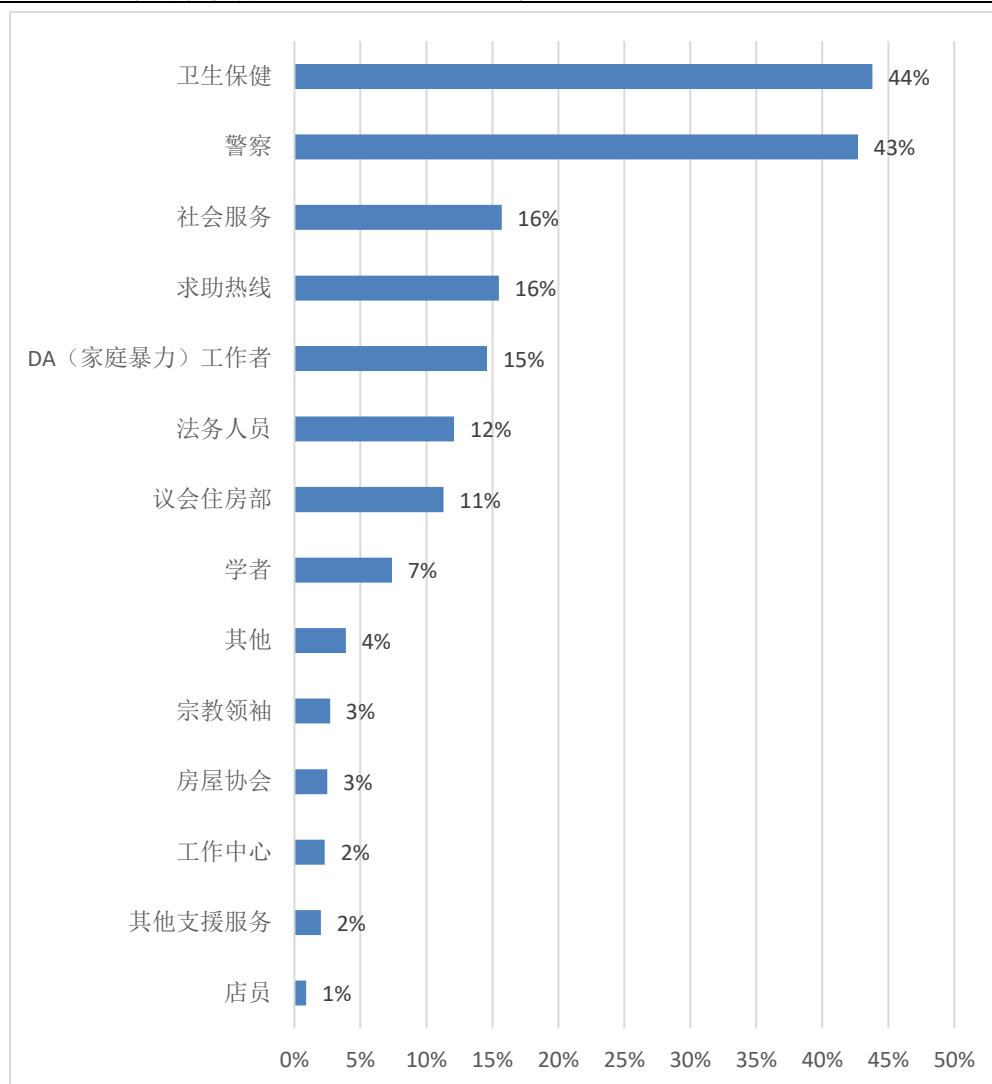


图 17: 根据幸存者的性别（后天认同的），虐待幸存者表示的、他们首先告知虐待的专业人员和组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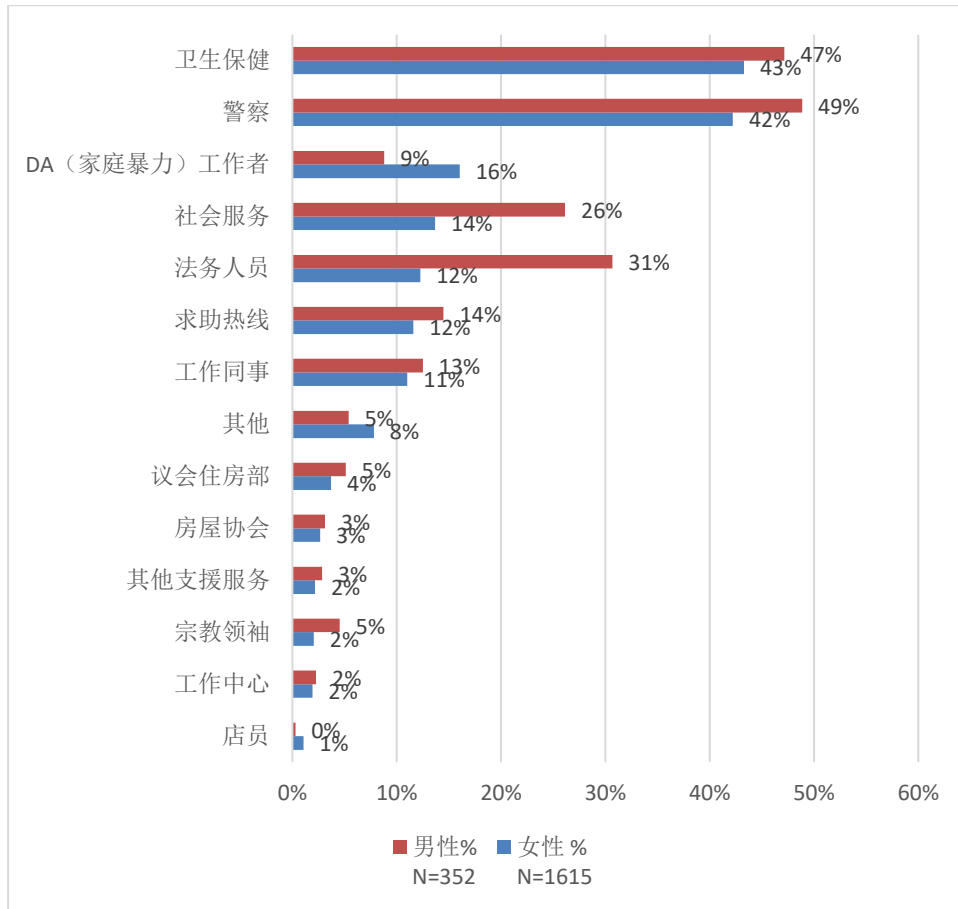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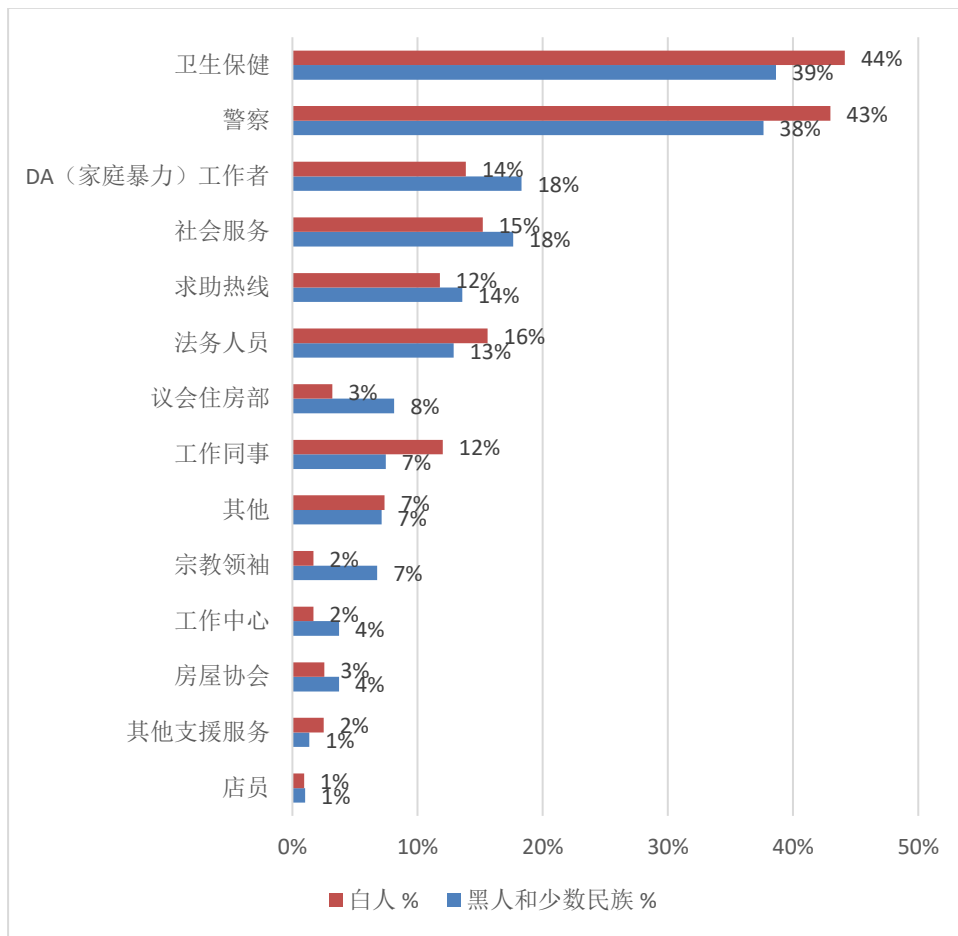


图 18: 根据幸存者的种族, 家庭虐待幸存者表示他们首先告知的专业人员和组织



23. 家庭虐待服务机构和更广泛的公共服务机构的主动外延工作对于使受害者和幸存者获得支持至关重要。只有三分之一的受害者和幸存者从他们自己的查询中找到了服务。大多数人从公共服务、朋友、家人、同事或其他组织了解到可以得到的支持。许多受害者和幸存者报告说无法考虑如何获得支持, 要么是因为他们受到太大的创伤、害怕, 要么是没有意识到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情是虐待, 或者他们需要帮助。因此, 那些能够获得帮助的人这样做似乎是因为服务机构主动与他们互动, 并且专业人员在遇到家庭虐待时有效地识别出来, 并在必要时提供支持或将他们转介到专业服务机构去。

24. 因此, 协调社区应对措施至关重要, 能有效应对家庭虐待, 增加受害者和幸存者获得所需帮助和支持的能力。健康保健服务部门尤其可以发挥关键作用; 虽然 44% 的受害者和幸存者首先告诉了健康保健专业人员他们受到虐待的情况, 但只有 19% 的人从健康保健部门了解到他们所在地区的家庭虐待援助服务。

## 建议

### 需要额外的资金来满足需求

*建议一：司法部应向地方专员引入一项职责，即在委托专业家庭虐待服务方面进行合作，联合战略需求评估，并伴随着中央政府的一项新职责，即提供资金以充分满足这一需求。这应该利用即将出台的《受害者法案》创造的机会，或者如果不这样做，确定未来的立法工具来确定这一职责。特别重要的是，当地确定的需求包括儿童和移民幸存者的需求、包括那些无法动用公共资金的人。*

*建议二：鉴于现有证据的局限性，政府，包括英国财政部，应开发必要的证据和数据，以便对包括儿童在内的家庭虐待的受害者和幸存者提供支持进行成本效益分析。这应该估计为所有需要它的受害者和幸存者提供支持的成本，以及这样做会给社会带来的好处。*

*建议三：司法部和卫生部应与专业家庭虐待部门和相关专业机构密切合作，制定计划，解决受害者和幸存者（包括儿童）缺乏专业咨询和治疗支持的问题。*

*建议四：The Department for Levelling Up, Housing and Communities（拉平、住房和社区部）应在评估《家庭虐待法》第 4 部分时包括对基于社区服务的影响进行评估。*

*建议五：教育部应与 The Department for Levelling Up, Housing and Communities（拉平、住房和社区部）和司法部合作，制定一项国家战略，以解决对受家庭虐待影响的儿童缺乏专业支持的问题。他们应与专业家庭虐待、VAWG 和“by and for”部门以及儿童部门密切合作，以确保有资金满足受家庭虐待影响的儿童的需求。*

*建议六：司法部应在监测全国对专业家庭虐待服务的需求方面发挥更大作用，以评估“受害者资助战略和家庭虐待计划”的成功。受害者资助战略承诺“应在所有犯罪受害者需要时为他们提供适当的支持”，而家庭虐待计划旨在“帮助所有逃离家庭虐待的受害者和幸存者感到他们可以在满足他们的健康、情感、经济和社会需求的情况下恢复正常生活。*

*建议七：地方和国家一级的委托机构应增加为家庭虐待的肇事者提供行为改变干预措施。资金应用于经过有力评估、以证据为基础和有质量保证的干预措施，同时考虑到受害者和幸存者在每个阶段的需求。*

*建议八：根据家庭虐待计划中的承诺，政府应阐明他们将如何利用这一摸底工作的结果来确定差距并更好地为当地服务提供资金。*

中央政府应在资助专业“by and for”服务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建议九：**司法部与内政部和 *The Department for Levelling Up, Housing and Communities* (拉平、住房和社区部) 应在 3 年内建立 2.63 亿英镑的基金，以支持专业的“by and for”服务<sup>8</sup>。这应该包括一项能力构建的长期计划，以改善英格兰和威尔士的专业服务的提供和地理分布，并让这些专业部门可持续发展。

**建议十：**内政部与各个政府部门（特别是与教育部、*The Department for Levelling Up, Housing and Communities*/拉平、住房和社区部、司法部以及工作和养老金部）进行协调，应制定一项战略，以提高一线公共部门工作人员对受害者和幸存者的交叉需求的理解。这应涵盖具有受保护特征和多重不利因素的受害者和幸存者的特定需求，并应与“by and for”专业组织合作发展。应优先考虑最有可能与受害者和幸存者互动的专业人员，并且应密切监测任何策略的结果，包括通过监测法定机构确定的受害者和幸存者的受保护特征，并将其转介给专业服务或机构，如 MARAC。

**建议十一：**司法部和内政部应共同资助一项具体的能力构建计划，以帮助在非专业的“non-by”服务机构和“by and for”专业服务机构之间建立伙伴关系。这应包括监控服务之间的转介方式以及地方专员的资金分配。它应该努力使非“non-by”和服务机构能够更好地识别和理解具有受保护特征或面临多重不利因素的受害者和幸存者的交叉需求，并与最适合的“by and for”组织更好地合作。

#### 需要为面临多重不利因素的受害者和幸存者提供更多支持

**建议十二：***The Department for Levelling Up, Housing and Communities* (拉平、住房和社区部) 应对为可能面临多重不利因素的受害者和幸存者提供基于住宿的服务需求分析。然后，应利用已有的最佳实践示例，将其用于建立受资助的能力和构建计划。这种需求分析应该利用这项研究的结果，从他们自己对《家庭虐待法》第 4 部分的评估，并与专业家庭虐待部门密切合作。

**建议十三：**司法部应对有犯罪历史的受害者和幸存者可获得的支持进行需求评估，并采取措施解决这一群体的受害者和幸存者缺乏支持的问题。这应加强已在《女性罪犯战略》中作出的承诺，并与妇女中心内的协调和能力构建工作以及已在监狱内提供的服务联系起来。

**建议十四：**内政部应鼓励“严重暴力预防”责任人确保将家庭虐待纳入其工作，以解决涉及公共场所严重暴力的一系列高风险因素。这应该同时承认，正如 2022 年《警务、犯罪、量刑和法院法》所定义的那样，家庭虐待本身就是一种严重的暴力形式。

---

<sup>8</sup>家庭虐待专员在 2021 年 11 月提交的 [Spending Review submission \(支出审查报告\)](#) 中详细说明了费用明细

地方专员应资助服务部门以进行所需的全方位工作，包括积极推广他们的服务

*建议十五：专员应使用全部成本回收模式为服务机构提供资金，包括获得口译员、通信支持和临床监督。政府发布的任何法定或非法定指南都应反映这一期望。*

*建议十六：专员应确保为服务提供资金，以主动提高对其服务的认识并开展外延活动。地方专员的网站也应该清楚地说明他们所在地区提供哪些服务，以及向谁提供。*

男性可以使用的服务应该明确说明男性可以使用

*建议十七：地方专员和委托服务应在其网站上明确说明什么人可以使用其服务，并明确服务是否为包容性的。我们知道，家庭虐待对妇女和女童的影响尤为严重，而且仅限妇女的服务对于支持妇女和女童获得安全和康复至关重要。但是，在向所有性别的个人提供包容性服务的情况下，应该向希望获得服务的受害者和幸存者清楚说明这一点。*

仍然需要宣传和提高对家庭虐待以及可用服务的认识，特别是对于有学习障碍的受害者和幸存者

*十八：内政部应考虑如何将国家宣传活动与地方活动联系起来，包括提高对当地服务可用性的认识。*

*建议十九：内政部和教育部应与卫生和社会关怀部合作，开展提高认识运动，重点是提高有学习障碍的人对家庭虐待的认识。这应该与有学习障碍的人以及“by and for”的专业机构一起开发和交付。*

法定机构必须改进对家庭虐待的识别和应对——以加强社区协调应对

*建议二十：内政部应与家庭虐待专员办公室合作，制定一个约定的框架，以评估公共部门机构在家庭虐待方面的培训需求，政府部门应对本摸底报告确定的优先职业进行培训需求评估。应优先考虑最有可能得到家庭虐待情况透露的专业人员，特别是医护人员、社会工作者、法律或法院专业人员以及 DWP（劳工和养老金部）工作人员。这应纳入家庭虐待专员办公室内正在进行的现有工作，以制定跨法定机构的现有培训规定。*

*建议二十一：地方专员应与他们所在地区的法定机构和服务机构合作，为有多种需求的受害者和幸存者，特别是那些面临多重不利因素的人，开发联合和无缝的援助途径。这也应该与通过受害者法案引入雄心勃勃的“合作义务”和新的“严重暴力预防”义务的工作密切结合。*

*建议二十二：资助机构应考虑是否需要通过一对一的个案工作者为可能未达到 IDVA 门槛的受害者和幸存者提供更多支持，以便处理案件并协调受害者和幸存者所需的支*

持和服务范围，特别是，司法部应在即将出台的《受害者法案》提案的背景下正式确定 IDVA 和 ISVA 角色。

医疗保健部门必须认识到其独特的得到信任的地位，并提高专业人员对家庭虐待的理解，以便在发现虐待的早期支持幸存者获得专业支持

*建议二十三：卫生部应与 NHS England 一起制定一项雄心勃勃的工作计划，以提高卫生专业人员对医疗机构内家庭虐待的认识和应对，并在专业家庭虐待服务机构和卫生服务之间建立伙伴关系。这应该建立在 Pathfinder Toolkit（探路者工具包）中规定的最佳实践以及医疗保健提供者和家庭虐待服务机构之间密切合作的其他例子之上。*

*建议二十四：卫生部应确保提供及时和适当的心理健康干预措施，以支持家庭虐待受害者和幸存者的心理健康需求。*

*建议二十五：卫生服务应记录他们对 MARAC 的转介，以便在 Trust（医疗信托基金）层面监控卫生绩效和响应。这些数据应在年度报告中提供给卫生和社会保健部、VAWG 部际小组和家庭虐待专员。*

家庭虐待专员应仅在特殊情况下将服务引入内部

*建议二十六：“受害者资助战略”和国家专员对服务委托的指导应在任何法定或非法定指导中明确规定独立服务的重要性。在内部提供服务的情况下，该信息应与司法部、内政部、The Department for Levelling Up, Housing and Communities（拉平、住房和社区部）以及家庭虐待专员办公室共享，以了解原因并监控随时间推延而产生的变化。*

进一步研究的建议

虽然这项研究在我们对英格兰和威尔士提供家庭虐待服务的理解方面取得了巨大进步，但它也突出了我们在理解方面的一些额外差距。进一步研究的更详细建议可以在我们的技术报告中找到，但有一些关键问题需要得到进一步研究：

1. 我们需要更好地了解获得了“非“by and for””服务的少数群体和边缘化受害者和幸存者的经历。我们的研究表明，与访问“非“by and for””服务相比，访问“by and for”服务有明显的好处。但是，我们无法区分使用了专业 DA/VAWG 组织、职权范围更广的组织或公共部门机构内部提供的服务的受害者和幸存者的结果。
2. 虽然获得支持的总体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但根据他们获得的支持类型，更详细地了解受害者和幸存者的不同结果将会有好处。在这份报告中，我们能够展示获得服务的幸存者与未获得服务的幸存者之间的差异。不过，需要进一步分析以了解这些差异如何根据所访问的干预类型而变化，例如咨询、IDVA 支持、庇护所或其他服务。

3. **需要进一步研究在“by and for”组织之外的专业服务是什么样的。**我们的研究表明，为特定受害者和幸存者群体提供专业服务的组织比例相对较高。然而，目前尚不清楚该专业涉及什么——范围可能从提供特定培训到提供有针对性的定制服务。**Galop** 代表 **LGBT+** 支持的家庭虐待专员进行的研究表明，对服务中“专业性”的理解存在很大差异。同样，即将出版的、由 **Stay Safe East**（东部保持安全）和 **Sign Health**（标志健康）代表家庭虐待专员所做的工作，显示了为失聪人士和残疾幸存者提供的服务也存在类似情况。
  
4. **需要更多信息，说明在全国范围内有哪些家庭虐待服务机构及提供哪些支持。**虽然我们询问了获得支持的资格，以及收到转介人数和参与的人数，但我们没有询问从家庭虐待服务机构获得支持的人口统计或任何其他细分。这对于了解向特定人群（例如残疾受害者和幸存者、**LGBT+** 幸存者或男性）提供服务的机构与幸存者告诉我们的、在该地区无法提供的服务之间的差异至关重要。



## 附录 A：专业术语

**受害者和幸存者**被定义为受到 2021 年《家庭虐待法》定义的家庭虐待的任何人。该法案将家庭虐待定义为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行为，如果他们每个人都年满 16 岁或以上并且彼此有个人联系，且该行为包括以下任何一种：身体或性虐待；暴力或威胁行为；控制或胁迫行为；财务虐待；心理、精神或其他虐待；并且无论行为是由单一事件还是由一系列行为组成都无关紧要。儿童也包括在这个定义中，以承认家庭虐待对他们的破坏性影响（如果他们是一位年满 16 周岁并遭受家庭虐待的人的亲属）。

**暴力侵害妇女和女童行为 (VAWG)** 是指政府从联合国关于消除暴力侵害妇女行为的宣言 (1993) 中采用的定义，用于指导所有政府部门的活动：“任何导致或可能导致女性身体、性、心理伤害或痛苦的基于性别的暴力行为，包括此类行为的威胁、胁迫或任意剥夺自由，无论发生在公共私人生活中。”根据《宣言》，对妇女的暴力行为植根于历史上男女之间不平等的权力关系。它还解释说，对妇女的暴力行为是“与男性相比，女性被迫处于从属地位的重要社会机制之一”。它用于描述不成比例地对妇女实施的暴力和虐待，即家庭虐待、性暴力、所谓的“基于名誉的”虐待和跟踪。

**少数族裔社区**是那些被主导群体排斥并定义为少数群体的人群。他们可能面临基于受保护特征的结构歧视，特别是种族、宗教、残疾、性取向、跨性别身份或失聪人士。这些社区中拥有多重交叉身份的个人，可能面临更大的边缘化和更多障碍来获得支持。

**黑人和少数族裔**——此术语考虑了一种结构上的交叉方法来命名，指因为种族和族裔（感知的）而经历种族主义歧视和边缘化的社区，或者他们是在“白种”类别之外以无数方式自我定义的社群。表达此点的术语是有争议的，但我们选择使用黑人和少数族裔而没有采用被广泛批评的首字母缩略词，因为它是家庭虐待部门承认多样性和避免文化和种族定性的首选术语。我们承认这种语言既复杂又重要，并且在未来几年可能不会在选择使用这些术语。

**多重劣势**——“反对暴力和虐待”将多重劣势定义为面临“多重和交叉的不平等，包括基于性别的暴力和虐待、违禁物品使用、精神疾病、无家可归、卷入刑事司法系统和自己的孩子被政府转移。”

**“by and for”**——我们的研究将“by and for”组织定义为由少数群体（包括种族、残疾、性取向、跨性别身份、宗教或年龄）设计和运营的组织。这些服务植根于其服务的社区里，并且可能包括解决受害者或幸存者的各种交叉需求的全面，整体康复和支持，而不仅仅是单纯的家庭暴力支持。我们单独研究了由女性经营的女性服务。

**“专业支持”**被定义为专门为这些受害者和幸存者的需求提供和量身定制的支持，而不是资格。调查还阐明，对失聪人士或残疾受害者和幸存者的具体支持应是指针对他们的生活经历而提供的支持，而不仅仅是无障碍要求。

**社区协调响应**——“共同反对家庭虐待”将社区协调响应 (CCR) 定义为“对整个人的整体系统响应”，它“将保障安全的责任从个别幸存者转移到社区和现有的、支持他们的服务机构”。有关 CCR 的更多详细信息，请参阅他们的 [In Search of Excellence](#)（寻找卓越）报告。

**独立家庭暴力维护者 (IDVA)** - 根据《受害者守则》的定义，IDVA 与家庭暴力受害者合作，了解他们的经历和受到持续伤害的风险。他们将与受害者一起制定个人安全计划，以确保他们拥有安全所需的一切，并在不受虐待的情况下开始重建生活。该计划可能包括支持受害者获得法定服务（例如医疗保健和住房服务），在多机构风险评估会议上代表他们发表观点，以及获得社区中的其他志愿服务。独立家庭暴力顾问独立于法定服务机构，能够为受害者提供适合其需求的相关信息和建议。

**独立性暴力维护者 (ISVA)** - 根据《受害者守则》的定义，无论受害人是否向警方报案，独立性暴力维护者是与遭受过强奸和性侵犯的人一起工作的顾问。

**基于住宿的服务**——《家庭虐待法》（2021 年）将基于住宿的服务定义为“与家庭虐待有关提供的援助，为家庭虐待受害者，或他们的子女，提供相关住宿”。该法案的规定将相关住宿定义为“由当地住房管理局、私人注册的社会住房提供者或注册的慈善机构提供的住宿，其目的包括向家庭虐待受害者提供支持”，并且是“庇护所；专业的安全住宿；分散住宿；第二阶段住宿；或作为家庭虐待紧急住所由当地住房管理局、私人注册社会住房提供者或注册慈善机构指定的其他住所。”住宿可能不是 B&B（床和早餐）住宿，但可能是庇护所计划的一部分。

**基于社区的服务**本报告中将其称为在社区中对居住在本社区里的受害者和幸存者提供的服务；即并非基于住宿的环境中。它可以用作描述多种干预类型的总称，包括维护、咨询和治疗方面的帮助，或针对家庭虐待肇事者的行为改变干预。

**无权动用公共资金 (NRPF)** - 如 1999 年《移民和庇护法》第 115 条所定义，当一个人“受到移民管制”时，将无权动用公共资金。除非有例外情况，否则受移民管制的人不能申请公共资金（福利和住房援助）。当一个人根据 NRPF 条件得到许可进入或停留在英国时，“无公共资金”一词将在其居留许可、入境许可插图或生物识别居留许可 (BRP) 上注明。